

二十年来
诗生活

董睡人作

目錄

舊體詩

詩話：二十年來的詩生活

律詩：六章

絕詩：九章

新體詩

崖山之夜

死的演進

神聖的酒杯

詩人之愛

綿山之火

躑躅在這沙坡

一束鮮花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定價國幣貳萬伍千元

著作者 .. 董睡人

代售者 .. 各大書局

二十年來的詩生活

代序

詩是自鳴的天籟，詩是內發的心聲，在人生的戰場上，他會替我們留下生活的足印，替我們描摹生活的夢景。足印雖是陳跡，然而人們有時也愛把牠追認，夢景雖是虛幻，醒時也喜歡回味，二十年來的生活雖是枯燥淺薄。但是我却不能不把牠追認與回味，這便我要寫出下文的動機。

——民國三十五年——

十七年中秋，與虞愚、純仁，詞源諸友，攜酒帶餅，夜宿鸞江白鹿洞，本擬作長夜吟；不料因虞愚，詞源傷酒作罷。翌晨歸寓，補作「卅月」「對月」「醉月」「眠月」四詠，發表於某報副刊；一時和者頗多：傅玉珣投，至數疊韻始鼓息鐘停。猶記余「醉月」有「……邀月聊同今夕醉，飛觴猶憶去年狂……」；卅月有「……杖履沾泥渾不覺，狂歌當哭有餘哀……」；對月有「……心超明鏡非台外，神遊枯花微笑中……」；眠月有「……一榻橫陳夜漏短，三更月冷浸秋頻……」等句。前塵回首，渾如一夢，想力所及，僅錄數聯。

民十一年，泉廈長途汽車雖云通行，然而在安海五里橋一段，猶須下車改步。長虹渡海，蜿蜒若巨蛇，風景頗佳；惟在遊子心中，則未免有故園何處之感，首經斯地，對景思親，曾口占一絕云：「長橋迤邐望無涯，祇見壯濤噴作花，千里雲山歸一色，漫漫何處客之家？」

余嗜詩而不工，對前人各種韻裁每喜效顰，戊辰孟夏客寓江時曾試作，月夜歸思迴文詩一絕云：「低影月華露沾雙（舟旁），思歸添添淚痕雙，啼鴉叶韻隨牽柳，夢蝶迷魂花映窗。」

廿五年客鄉（草上）江時，又作客夜一絕：「漫漫月色夜沉沉，夢入愁懷感寸心（木旁）砧：安得未灰
 腸淚燭，殘更度盡斷腸吟。」

民十六年，濟南慘案發生，蔡公公時竟遭倭寇慘戮，噩耗傳來悲憤塞胸，時曾用公悼黃花崗特原韻，
 寫成四律，以誌哀悼猶憶有：「……捐軀志峻三秋月，報國情深千尺潭……白刃難摧經世志，罡風易
 折濟時材，自由種向難中撒，愛國花偏劫後開……精忠慘受刀加膝不屈無妨血濺頭……」等句。

青年偶蹈情海，拔足靡易，倘稍受刺激，非特觀即頹廢，甚有失足而遺恨千古者，憶昔余與外未結婚
 前，因細故障阻，曾有黃蘗、芭蕉、古井諸詠。詠芭蕉有：「玉露凝珠代淚流，雨敲綠葉早驚秋；卷心未
 展秋如許，底事猶難一死休！」黃蘗：「雨征風感不禁，葉憔悴苦愁侵；可憐容比黃花瘦，猶向斜陽
 傾寸心。」古井：「不離濁海起狂濤，心死無關冷燠何；本性已成寒澈骨，忍將歲月付蹉跎。」此所謂借
 題發揮老歎。又感懷詩有：「……安得地球地粉碎，殉親殉友寸心甘。」又聞病時有「……願化龍團
 茶一滴，願好供藥盞盛。」又小樓品茗「……不是無聊續解渴；杯茶已證苦甘同。」又岐途悵別：「
 願化翩翩癡燕子，朝朝飛傍繡樓西。」春華易逝，時不我留，今與芬則雞頭鶴髮，行之將至，回首前塵，
 如幻如泡。

民十七年，廈島有婢女紅花，被主婦虐斃一案曾轟動一時，余曾成虐婢行一首云：「東亞有國號睡獅，
 鎮日渾渾醉夢裏，重男輕女不堪論。婢虐之風遍遐邇，我今不揣蟲蟲技，振筆爲描傷心史，傷心之人年
 十六：自云本是良家女，家貧難轉父母心，父母胡不諒人只：將身鬻入李家門，從茲潤作灶下婢，日調珍
 餚爲誰甘，夜縫輕裘人爲誰理，夏慙不覺午風涼，猶寒誰憐霜侵指？儂所主婦妬如花，儂嫌主人怨如豕儂
 身如蠶猶能容，儂命如花受鞭撻，深閨寂寂對殘燈，揣摩難得生之旨！反覆思來猶痛絕，既不自自由何惜死

一盞燭膠帶淚容，芙蓉城裏隱芳魂，而今懺破色空相，不羨人間笑語溫，吁嗟乎，君不見，靖山朝草色
蒼蒼，靖山暮靄影迷迷，朝朝暮暮傷心色，傷心之人何處覓。」

十七年廈門海天吟社 社址係廈門圖書館（每）周集詠 次，參加者頗多，每期命題，係在上期集會時
拈定，每期限在下星期六繳卷。後由抄寫員彙集，將作者姓名改爲號數，與詩印成油印，在集會開唱時分
發，參加者有選權及被選權——除掉自己之作品外，可由他人選後之意見，在各詩中選出若干號，分爲狀
元……秀才等級，每人以銅元四十枚爲獎金 狀元獎二十枚，遞減至秀才四枚）在發獎時，由選者
（即發獎者）高聲唱出被選者之號數及該詩之內容，被選者聞聲可即立起領獎：數雖區區，而趣甚濃，詩
之佳者 則受多數選爲狀元……案上之銅元，漸積漸多，而不幸者則雖一小小之秀才亦無人見選。當
時余於百忙中曾參加數期，其中被選者有「詠梅」「思盧」……數題斯時空發出四十枚之獎金而收入
則有時不上二十枚，誠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詩茲錄下「思盧」限麻韻：「玉露如珠凝嫩葉，金風似剪掠
蕪花，漫誇身世飄零慣，未覩鱸魚已憶家。」詠梅：「雪衾風幔暗香含，月籠羅浮夢正酣，遮莫峭寒凌瘦
骨，阿儂生小本江南。」至於被選者則有「禁鴉片烟」「菊影」「寒砧」……等數題：禁鴉片烟限七陽
韻：「烟來禁令太堂皇，點滴居然未許嘗。其奈權門車馬客，烟燈依舊伴紅妝。」蓋當日之禁令未若現在
之切實厲行。菊影限青韻：「一枕清虛夢未醒，是花是月兩忘形，阿儂天天賦傲霜骨，羞效傷情馮小青。
」因小青有瘦影自臨秋水照之句，故引用之。又寒砧限侵韻：「月華搗碎午（木旁）聲沉，瑟瑟秋風冷不
禁，等是相天終莫補，故餘頑石化霜砧。」

上面各詩，今閱之自覺平庸無味，亦可謂僥倖於一時耳。

繼海天吟社之後者則有鶯社之組織，惜題詠數期，便即星散，各期中以「女子剪髮」限韻最險，余一

絕云：「非同侃母易有覃（西旁），底爲時髦門短髻，畢竟未能稱解放，金銀依舊壓繁鹽（彭上）」因民十八年時，女子剪髮多用金銀飾於髮上。又有水操台懷古一律：「閑操聲歇荒山老，弔古人來宿莽凋，曲唱隔江悲後主，兵鑿兩島認前朝，何來乍（舟旁）橫橫清渚，不見艤艫趁早潮，鼓浪難淘千古恨，高台迎月可憐宵。」水操台在鼓浪嶼，乃鄭成功開操處。

余蜜月後，即離泉度廈，逸梅以詩見賀，余和兩絕云：「湖海飄零餐欲絲，焦鵲空羨鳳凰枝，着余早乏京兆筆，難與張郎鬥畫眉。斑管何曾能點金，空從紙上發哀吟，故園東望人千里，徒惹鄉思一片心。」十八年歸梓後，匆匆又值歲暮，弟友均客鷺島。一時萬感交集，因用杜少陵小至原韻，寄與雲聲、壽年、懺因……諸友，猶記下半律有：「……骨傲肯同籬下菊，格高敢擬嶺頭梅，年來兩鬢青絲減半在詩筒半酒杯。」又偶成：「……正恐權租人跡至，何堪叩臘鼓聲來，怪他稚子嬌癡甚，頻索新衣付剪裁。」余父早逝，幼即與弟相依爲命，民十八年余雖歸梓而弟猶留廈島，十九年春有憶弟一絕云：「晉水鷺江別路賒，征程萬里片帆斜，子規豈是渾無力，盡不攜歸棠棣花！」嗚呼！誰料卅三年六月，弟竟棄我而逝，豈十四年前之詩，竟作豫懺乎？！

民十九年，政治雖云漸入軌道，然而拉夫之風，不減於昔，當時余有五古一首詠之：「戛火猶未息，河山景物殊，突冷薪如桂，鍋鏟米勝珠。豺狼穿金甲，鷹犬著綉襦；肥馬盈華廈，餓殍塞荒衢，聞道地防急，到處苦拉夫！神傷分飛雁，淚染失怙雛，既覺前途險，還思故園燕。生離已惻惻，何堪牛馬驅？誰無父與母，暮影近桑榆，誰無兄與弟，友愛相攜扶。誰無夫與妻，舉案嘗清娛，誰無子與女，依膝競挽鬚。朝是千金子，暮作網中奴，代價鞭三百，療飢水一觚，健骨流萬里，衰軀萎半途，遊魂逐杜宇，哀聲啼鵲鴣，死者長已矣！生者可奈何？吁嗟乎！君不見！鳳凰末路棲荆棘，孤鼠居然上碧梧，安得甘露成波湧，洗淨瘡痍

萬象蘇。」詩，寄與廈門某報副刊發表，得稿三角，某又知之，笑謂余曰：此所謂：末世文章不值錢。民十九年女子剪髮，正倡行一時，而子頭上青絲猶作盤鴉，余以詞於時間「衛生」兩有妨礙，乃親擎剪刀，代爲剪裁，事後曾贈三絕以示內子云：「時間濟兩堪除，莫效口婆滿盤花；非是檀郎偏好事，學來剪髮作生涯。」却青絲馬脫（系旁），落花舊時妝，畫眉古有張京北，截髮寧無說我情。螺髻春雲剪底修，再無簾下看疏（竹上）頭，假藏鉏歛歸深篋，女界而今去贅瘤。」時如轉瞬已是三年前事矣。

友人曾一夢，年少工詩，所作富有性靈。余客廈時彼唱和頗多，君赴滬歸，曾以遊秋瑾女士詩索和，余詩有：「……化成泥土心猶熱，買得自由血也香，三尺龍泉留血蹟，一坯荒塚臥斜陽……」又洪君某年，年紀與一夢相若，而詩則好用典，余回梓後，彼曾以詩致余，有遊泉之約，余亦以詩答之：「愁中得句夢魂安，一別鄞江歲又闌，有約階來笑惆悵，無情聚散惹悲歡！應憐久別情懷苦，莫笑家貧酒味酸！指日西窗灼共剪，絲桐好付山牙彈。」詩成付郵，時值玉梅放香，緬想黨門諸吟侶，益感孤寂，爰成偶對梅花憶故人一首，聊慰相思：「偶憶故人難挽舊時塵，梅花猶似去年香，春色已改昔日粧，舊時親友不相見，此日羞對梅花面，雲風帶楚傷，枝上梅花復淒涼。相思望路千里，癡對梅花憶諸子：少曾敲詩，把稿焚，老曾敲詩帶醉（山旁），敲詩喜怒駭，洪子敲詩手頭擺，虞子敲詩夢裏草，楊子敲詩似跳蚤，大謝姿顏我未知，惟曾索稿讀其，謝敲詩怕人規，足音未到先問誰，八子居然有人趣，我今相思向誰訴？狂歌曲字字，付與花細細，梅花無語摧人夢，夢中招得幾人魂。」一別十年星散過半，東勞西燕，魚書難通，來日有緣，相逢未免有白首相看之感。

十九年春內子歸寧，春仲十五夜，余偶成一律欲寄未寄。時值嘯叟吟長因事赴廈，余乃以詩託其帶與內

予。更回，笑謂余曰，我曾勸她速歸，以免「負却一窗月色」其奈不聽何。蓋余詩被叟私閱，故藉此以戲余。因余詩有：「：：負却今宵新月色，不來同對碧窗看」之句。

余十八年由廈回泉，本擬效陶朱以終老，奈個性不合，虧本頗巨。十九年乃執教於南安，到校後，感賦一絕「斷蓬萍梗任西東，補屋牽蘿恨未工，粉筆有知應笑我：似君真個可憐虫」。

二十年，內子攜兩兒歸寧，不幸次子續得，在廈竟染腦病，纏綿旬餘，余得訊即校離赴廈，不料已在前一日夭折，此子雖未週歲，而品貌秀慧，令人難以忘懷，時曾書四絕以哀之：「廿日病眼猶凝青，欲待阿爺一見瞑。無奈十京摧召急，阿爺見汝已無形。一坏黃；掩恨長，不葬家鄉葬異鄉，豈獨爺娘腸欲斷，旁人爲汝亦斷腸，藥石誤投了一生，庸醫畢竟分欠明，可憐一病成長別，鼓浪依稀似哭聲。」（兒逝於鼓浪嶼博愛醫院）二百六大了世緣，爺娘爲汝成熬煎，空流萬滴辛酸淚，竭也無能補恨天。」

結婚是生活的喪鐘，兒子是生活的墳墓，言雖過甚，然而結婚與兒子，亦未始非一活之絆足石，溯余自結婚後，生活即不如未結婚時之豪情逸致，且無情之歲月如風馳電掣，雖偶有題詠亦大都係生活壓榨下之呼聲，記在三十初度時，曾感賦四絕：「底事偏多俗累牽？油鹽柴米壓雙肩，點金羞作欺人術，惟有渾渾學早眠，崎嶇世道萬重韃，無計消愁強自寬，况妻兒憔悴甚，家貧才覺作父難，馬齒頻增鬢已霜，懶將班管寫炎涼！聞來只有長歌哭，莫笑丈夫老更狂。」又由校歸家見內子十指凍裂有感漫成三絕云：「祇說郎衣不浣紗，情鍾祇說鳳隨鴉，秋來幾度霜侵指，未見封妻護好花！三兒索乳大兒瞋，幾度勞她小顧身，龜裂霜侵誰慰藉，薄情慚我爲家貧。嫁雞嫁犬已蹉跎，嫁得詩人苦更多，自是難消牛女恨，砧聲和血譜悲歌。」

廿三年冬轉任廈門思想報編務。憶將離泉時，漠駝來訪，余曾將長征一絕留別：「濁世誰能識玉驄，

壯懷空賦大江東，摘星拏月男兒事，漫笑生涯似轉蓬。」

到廈後，寄身異地，又逢佳節，除夕前一日感賦三絕寄與內子：「每家戚友勸移居。慚我無才百不如，祇有背人頻握管，新詩題恨作家書。」「閒來心海起狂濤，澎湃還逾十丈高，懶向街頭頻躑躅。總緣怕聽賣年糕。」「故鄉千里夢魂遙，舊歲將除恨未消，欲問閨中人知否？最愁人處是今宵。」

客中度過除夕剎那又屆元宵，明月皎皎，高樓寂寂，未免有感於中，爰題五古一首寄慨：「皎月照孤樓，爲客送離愁。離愁隨明月，照與故鄉儔。故鄉近如何？客感恨轉多！念多誰慰藉，欲哭轉狂歌。歌聲不出咽，聊向筆下泄，人在賞春華，我竟負佳節！人享天倫樂，我獨肝腸結，願化粒粒塵，飛落慈親膝。兒心忤似上，問母識不識？願化一縷絲，長繞香闥裏，香闥人未眠，我愁亦未止！小小傷別心，淵深竟無底，人非草木心，誰能長遣此。」

任職半載，第因報社經濟短拙，且南安校務又難辭卸，乃將編輯暫由華弟代理，即離廈回校，課餘生活，有如往昔，戲詠三絕：「造畦澆水整苗床，編就毗鄰護衆芳。惹得鄉人含笑說：先生也染種花狂，粉筆層消幾許枝？無才自慚爲人師，閒來未脫吟吟味，也教兒童學唱詩。不憎煙酒不爭榮，落魄年年操筆耕，若問消愁是何物，明糖瓜子落花生。」

回校未久，又屆中秋，兼之病魔相擾，纏綿床第，爰成病中示弟一絕云：「吞聲母受兒孫累，浪跡弟因稻粱謀！今夜月明應似舊，可堪貧病過中秋。廿五春，應旭兄之，召赴鄉江任復興日報編務，公餘追憶往事，不覺有無限滄桑之感，即成七言七韻，寄與華弟珍珠：「一經榕樹遭風日，便是萱心門雪時。卅日珍方藏櫥櫥，八齡華未減嬌癡。韶光荏苒波流水。世事匆忙鵲過枝，妯娌有花子結早，天涯無草燕歸遲。萬端離緒腸抽繭，卅載飄零髮作絲！何日斑衣依慈膝。承歡自慚累蛾眉。」

客漳未久，而胡漢民先生逝世之噩耗旋至，即成悼詩一律，敬用國父弔劉道一原韻：「如潮熱血氣豪雄，鵬翮扶搖雲水空，國恨難消填海切，外仇未報滅天同，陳琳草檄奴戎馬，不置吟篇寄雪鴻，豈是斗星終易逝，孫公去後有誰公。」

古詩中，每有用紅豆爲典，而紅豆之真目，則三十年來未嘗一覩。憶客漳時鄭君子瑜，曾以嶺南紅豆數顆見贈，欣受之下，偶題南國想思種分詠五首：（一）致謝鄭君贈紅豆：「南國想思種，感君惠我雙——一留慰孤況，一寄故園飄。」（二）戲問紅豆：「南國想思種，拈來粒粒同，倘非杜宇血，焉有可憐紅？」（三）呈旭兄：「南國想思種，緣何滯鄉江？我亦飄零者：與君共一雙。」（四）以紅豆嵌戒指寄與內子：「南國想思種，晶瑩不染塵。搗來嵌約指：寄與不眠人。」（五）贈友清：「南國想思種，虞山有故知，新詞題賺淚；珍重作嬌兒，一寄鄭君曾云：虞山有餘友清者，性愛紅豆，數子皆天，曾贈賺淚集一本，并附將以紅豆爲子。故以此贈之。」

又余以紅豆嵌約指寄與內子時曾題一絕代信云：「紅豆新詞作遠緘，離人愁緒感慊慊，恐卿頻數歸期苦，爲奇想思掛指尖。」

鄉江艇民，大部以船爲家，以漁爲業，乃變像之青樓，艙廂整潔，佳人窈窕。余聆友人暢談斯事。擬成花艣曲一首：「霞映清流流映霞，霞顏如妾妾如花，鄉郎若問郎居處，水作門閭船作家。家在鄉江碧水濱，席艣爲榻蓬爲屏。呵儂不是鄉公女：只載想思不載人，人說想思似海深，呵儂似似海郎似金，郎心如覺想思好，儘把黃金付海沉。沉沉清夜月輪高，繫得青舷照碧波，含笑勸郎儘一醉，人間好景已無多，多少漁人話武陵，一灣春水隱娉婷，勸郎莫羨桃花水：儂比桃花水更清，清漪江水放輕牽（舟旁），差（舟旁）有青舷是妾家，莫道相如消渴甚，爲君早備玉泉茶。」聞凡是花船，船舷皆繫青色爲誌。

民二十五年秋與旭兄同由鄉江復興日報社辭職回泉，旭因公赴省，余則執教南安，半載歡聚，乍爾分袂，未免悵然！不久得聞旭兄由榕南歸，欣悅之餘，曾占一絕以寄之云：「慚我依然效守株，欲修寸柬轉躊躇；問君躍馬還鄉日，搜得詩材盈篋無？」蓋旭兄亦嗜於詩者。

余執教金浦時，課餘之暇，喜習園藝，灌菜澆花，五載如一日，因是：芳草滿園，綠柳成陰。不料二十五年有鄉江之行，至秋初始克回校，而手植之柳樹，已被女採折不堪，蓄柳枝燒焦，可代眉筆，時余會感賦一首中有：「……悠悠相伴經三載，絕勝當年舊豐采我本風塵一劫灰，蒙君青眼難相倍，誰信罡風太不情！鄉村婦女門娉婷：爲恐嬌容不入時，夢花如月照雙眉，新時苦乏青螺黛，欲畫雙蛾借柳枝，小園徒比春無色，空向斜陽長太息！我亦飄零備俗祭（人旁），相逢反覺悔相識。」內子讀之，戲謂余曰：不知者讀此詩，將謂有所寄託，余笑曰，悼小星耳。

旭兄曾寄感懷詩，強余作和，余一時有感，曾和一首，結句云：「……米債聲同詩債至：問君可否一齊除？旭兄讀後，不覺慘笑。謝君懺因，十年前同客登江，彼此唱酬，幾無虛夕。君在夏大修業未滿，即奔革命。二十五年因病回泉。託余代借崇福寺僧房，爲養病所，不幸病勢轉劇，不久離泉回家，一別竟成永訣，余悼君詩中有：「……國難臨時君即逝，雄心應悔鬼爲鄰……招魂不盡楚些淚 教讀空餘老病身，我自螢居君作古，忍聽戰火震平津……」君逝時正蘆溝事變之日也。

金門失陷、敏翔、國禎野人聯袂脫險來泉，相見之下，不覺黯然，時余占一絕云：「椎心莫說無家淚，熱血應教塞國魂，雖是生涯飄泊慣，不堪回首話金門。」諸君讀後，酸淚幾欲奪眶而出。不久敏翔國禎任職洛陽，野燐則執教石麟，不料別未經月，而噩耗轉至，蓋野燐到校之翌日，即染惡性瘧疾，因乏維護，不幸竟與世長辭，倘非暴敵憑凌，燐何至客死異地。

野燐，本署野人，後改野燐，嗚呼一字之機，豈卽預兆乎？余悼一絕云：「分袂月餘成永訣，傳來噩耗夢也真？可憐果赴玉京召，腸斷荒山哭野燐。」

廿年孟秋，旭兄曾有書感詩三疊向余及囑叟索和，叟今已鶴化，而余猶身溺塵海。余詩錄下，亦可聊作來日鴻爪：「拔山人去感懷多，恥對烏鵲喚奈何，佳句喜從忙裏得，春花空負客中過。莫教傲骨褫風雪，儘許閒情付浙波，擬向青萍勤致問，也應出匣剪羣魔，征塵踏碎二毛多，秋月秋風奈老何！蜀國鵲魂縈夢裏，衡陽雁陣曳聲過，青衫有淚空留跡，古井無心漫起波。驚骨羞同金估價，此生端合作詩魔。瘡痍滿目劫痕多，無濟時難感若何！鴻爪空留千里蹟，頭顱漸負卅年過，苦吟心共杜陵叟，老壯豔稱馬伏波，安得象林銅柱在，鋤開荆棘斬羣魔。」當余與旭兄辭職回梓，記將離蜀時，曾口占一絕云：「索居孤館家千里，回首鄉（改上）江夢一場，多謝秋風報消息，鱸魚味美野蘊香。」

回泉後與旭兄唱和頗多，有次其秋興用杜甫原韻八律云。鐘度寒山霜滿林，後凋松柏鬱森森。靜空似雁紙書字，碧水微波月弄陰，美景翻飈憂國淚，良辰不慰濟時心！壯懷未逐秋風老，起聽鳴鷄漫聽砧。閱世徒歌蜀道斜，愧無一死壯中華，魚腸儘許藏吳劍，牛斗何妨渡漢槎。忍使烏夷厭臥榻，誰教姦女譜胡笳，秋風莫道黃花瘦，淚眼但知對血花，伊誰振臂射炎暉？國祚而今慨式微！憤敵不翼全互在。救亡無礙却灰飛，踏翻三島心何愜，直搗黃龍願豈違。莫向覆巢尋完卵？秋來空羨鴈（魚旁）鱸肥，紛紛攘攘搗殘棋，振耳瀛環鼓角悲，弱肉豈無強食日，臥薪猶有敵亡時，恥隨玉露千珠冷，懶趁金風萬里馳，塞北哀鴻鳴徹野，天涯涕淚有餘思，黑水滄茫襯白山，可憐淪劫一朝間，敵騎飲露嘶胡月，僞幟臨風飄漢間，誓死捐軀魂化珀，偷生媚敵盾爲顏，義旗歷歷英雄血，投筆誇獨姓班，汗馬終慚未有助（借秋瑾女士句）半生盡付苦吟中，頭顱漸覺千絲雪，傲骨平擔兩袖風，秋水不同春草碧，青衫誰染血花紅，窮途豈合歸潦倒，

記否新亭買醉翁，夾岸蘆花白盡頭，拚將衰老門深秋，螢龍乍起風雲湧，紙虎亂真天地怒，烽燧熊熊催戎馬，海氛幕幕怯沙鷗。噉臍莫說時尤早，鑄錯何堪集九州。千巒如畫望迤邐，似火丹楓燎野坡，塞雁乍違青塚草，寒蟬愁噪綠楊枝，早調葵藿心何向，晚節松柯志不移，破碎山河誰宰刈？也應觸目淚雙垂。『又和秋感詩有：』……『破碎河山留殘影，團團皓魄映清流……』倘使嫦娥能解語，也應涕淚話神州；

……『北國月明照浩劫，後庭花猶譜新聲……』等句。

駒光易逝，又屆中秋，雖是良辰，其奈國難未闕何，步題七古一首，聊以寄懷云：『黯淡神州付浩劫，彈煙燹火蔽秋月。沙塲血染戰士袍，閨閣愁侵少婦骨，重炮光迷青女躔，飛機聲震嫦娥窟，東隣虎視變鯨吞：鼙鼓摧醒千獅魂。我生斯世感蹉跎，卅四秋光轉眼過，蟪蛄伏無能追驥尾，肉食自覺負人多。廿七年春，執教於寧洲。到校後感題一絕代信寄內子云：『百里桐城隔瀛洲，迢迢遙盼斷人眸，烏絲密字慇懃寫，不寫歡娛只寫愁。』歲月蹉跎萍蹤無定。仲秋二日，途經南郊外見蘆花如雪，雁影掠空，曾感賦一絕云：『迅速殘陽去不留。碧天雲影一痕秋，征鴻未解塵勞苦，似問蘆花怎白頭。』

董君國禎於金門失陷時逃脫來泉，後任教惠安，廿八年冬，得君來信云將與陳瓊珍女士舉行婚禮。余覺：倘無金門失陷，而君安能遠寄惠安，倘不到惠安，安能有此婚事，此俗所謂姻緣註定歟，當時會題一律以賀之：『天送神郎賦好逑。忍將浯水付仇讎，三生夙願鵲鸞譜：千里紅絲繫女牛，異地姻緣添客夢：故園烽火惹人愁？冀看截滅倭氛後，載美歸來一葉舟。』

廿九年，四月十二日正係余等結婚十二周年，時曾感題一絕示內子云：『記曾作繭效癡蠶，爾許纏綿苦作甘，十二春光容易逝，重溫舊夢有餘酣。』

溯余自鄉江回，荏苒閱四寒暑。偶覩龍眼花開，不覺感題一絕寄旭兄云：『記曾龍眼花開日，正是鄉

〔草上〕江促膝時，今日花開人勞燕，天涯芳草有餘思。』

京山小學，址近大陽山下，風景秀美，民風純樸，環境頗滴余之個性，故和王君詩有：「……課餘掩袖好荷鋤，正是園蔬放葉初；藏拙正宜親野老，養真端合友樵漁……」又和旭兄詩有：「……忙爲童稚刪餘課，閒與鄰翁話早耕……」又「……蘆岸嵐光迎早課，硯田日影照寒耕……」讀此便可知余當時生活之一斑。

卅年春，與內子及兩兒，同客螺陽，本擬與友人出版一旬刊，後因事未果，乃改在螺峰小學執學，荔月廿八日與諸生同遊白奇灣，西眺洛陽，風景如畫，東望沿海，劫灰猶熾！會題卽景詩一律云：「際暑蒸空榴火燒，故鄉如畫隔江遙，濤狂似捲漁人血，風颯猶聞戰馬驚，一柱擎天關銷塔，長虹渡海洛陽橋，此來不爲飄零感，祇爲河山感未消。」又當福州失陷時，曾感賦一律云：「莫問睡獅醒也無，閩疆安忍付泥塗？震天鼙鼓鴻飛喚，匝地烽煙虎負嵎，領每遭封憎鳥寇，榕垣淪劫愾城狐！一三百萬蒸民血，誓洒華魂豈不蘇。」

卅年重九 與諸生旅行惠北峰尾鄉，登圭峰山，山臨東海，右有明代抗倭城碟，有時敵艦往復，歷歷在望，歸校後，詠七律一首云：「金風驟裏上圭峰，懶對秋山慘淡容，劫後江干漁火暗，炸餘船舶海泥封！抗倭城碟留陳跡，殲敵墩台記遠蹤，目極天涯無限感，神州到處燹煙濃。」

重九一過，歲暮又臨，惟將客况，訴諸筆端：「北風摧蜡近，鄉心苦木堪，桃花寒未綻，何處是江南。大地猶烽火，攜孥事遠征，螺陽未三月，何有杜鵑聲。老圃何寂寞，黃花半已凋，衰顏偶對鏡，白髮覺蕭蕭，故方飄零盡，家貧更寡交，傷心同母燕，底事未同巢。歲暮愁如帛，多風似剪刀，癡兒未解事，依膝索年糕，故園慈親髮，他鄉遊子心，倚閭添鬢雪，歸夢怕聞砧，地非長安上，緣何久滯之？自問欲自答，自答轉無辭，阮囊何羞澀，窮愁懶寄郵，毋哀弟復病，自慚未分憂。」

螺峰校舍 城內城外各一，惟距離則不逾一里，余愛村居，擇住於外，遠山近水，風景頗佳，課餘生活，曾誌以詩：『課罷攤詩卷，高吟獨掩扉，鴨爐香篆盡，相對機欲忘。課罷耘荒圃，春泥頻沾衣，種蔬憎葵藿，祇爲向夕暉。課罷空庭立，天高日影稀，遠山靜如畫，中有鷓鴣飛。』

余弟在戰前因工作過勞，致咯血之疾。歸梓後又值驚門失陷，物價日高，調養不易，卅一年孟夏日，正弟任職時代晚報，編後三日，不料竟成永決，嗚呼：三十三載相依爲命。一朝痛隔人天，賦詩四絕未盡哀思：『春風歸去不還家，浪說荆開滿梅花？卅四韶光成一霎，低留雁影滯天涯，愁腸百結兄哀弟，老淚橫母哭兒，三歲遺孤忍地棄：黃泉埋恨了何時。手足相依卅載餘，同扶萱草夢成虛，高堂日照桑榆影；欲共伊誰問起居。和暖春光不久晴。聰明壽短莫聰明。殘篇廢墨依然在：底事忽忽了一生。』

不料華弟逝世之翌日，而嘯叟之噩耗又至，既折右臂，又失師友，余痛何堪：『驚門一晤契前因，廿載論交老更親。禪座曾參清淨果。騷壇久託苦吟身。鄰依崇福堪聞道，室覲伽陀好養真，誰料荔香連郁裏，公歸西土我紅塵。弟先友後兩宵間，忍使高堂血淚殷：斜月疏星迷鯉閣。淒風苦雨滿鳳山。君遊慧域空塵劫，我困愁城猶閉關，國恨未消仇未雪，令威化鶴幾時還？』

去年春，應旭兄之約，由惠回泉，相晤之下，曾占兩絕云：『敢把閒情消塊壘，忍拋熱淚對瘡痍：炮聲驚破落花夢，細與東皇細霸詞，小樓相見喜相呼，正是梢頭挂月初，五十年里程誇足健：酬勞可否一詩無？』是夜會與旭聯吟一律云：『荒庭落木亂成堆（旭）漠漠寒陰暮色催（余）燈火紅搖銀剪促（余）履聲聲切故人來（旭）旂亭歡敘狂如昨（旭）筆陣爭衡志不灰（余）徹夜雞鳴風雨晦（余）幾人撫劍共登台（旭）。』

三十一年除夕前七日。曾詠『未屆除夕先祭詩一首，聊慰吟魂：』十九始學詩，忽忽已廿載，神離繁華夢，身沉文字海，字苦吟不覺累，疏狂未易改，筆底識窮通，絕不問真宰，相依廿載間，嘗盡窮酸，味朋親

半凋零，你我未獨寒，課餘賴慰藉，排愁多寄意，今朝歲又闌，願君共一醉。」不經旬，又屆除夕，放歌廿韻，以叙幽懷。「未語逐曙策，蹉跎悔寄書！聊巷聊息影，妻孥伴索居，故國烽煙熾，暮天聽鼓鼙，關山悲難越，到處聽鵲啼。天賦窮酸骨，未能與俗諧，苦吟奚惜瘦，一嘯寄幽懷。簾疏風動壁，院靜鳥規人，破寂強歡笑，菽水聊娛親。棘樹花長法，可憐一旦分，連枝人何去？衰草絕孤墳。伏櫪因雞肋，含酸則故園，荏苒空白首，賸有一詩存。情不因人熱，心爲問世寒，放懷栽桃李，短榻夢魂安。客地一回首，梅花兩度香，北風報歲暮，歲暮斷人腸。不愁寒澈骨，凌霜志自清，欲尋羅浮去，相與話生平。挈及天涯遠，魚書久不投，乍逢如夜夢，相對話白頭。癡兒喜蟻近，語語動歸心，爲恐歸心碎，埋頭作苦吟，末世文章賤，隨俗我未諳，夢中偶得句，急與老妻談。猛憶杜工部，踏雪歌長鄉（韋上），詩人多佗際，念茲溼青衫。」

三十一年元旦早飯後，白丁，鼎水，逸梅來訪，喜詠五言一首云：「消寒圍爐邊，客蹤發門首，呼兒開門迎，聯翩來三友。家貧知己少，良辰豈長有。笑見語殷殷，啓口相問候，但覺歲序新，不感青衫舊，淡烹菜作肉，難沽茶當酒，爲問詩也無，同聲齊說有，不分長短歌，堆積不厭久。」

余之愛詩非愛可作謀利之階或爲成名之路，惟愛詩仍生活之產兒，形影不離之摯友。順錄四十初度放歌一首以作本文之結束：「四十載前今朝，呱呱我墜地，爹娘與生男，慶說上天賜，畏（食旁）我山海珍，溫我懷中睡，但願兒飽溫，那惜娘憔悴，一笑有餘歡，干啼未一棄。全家一片心，望我成大器，雙丸逐逝波，韶光駕飛駒，椿栢痛凋日：我年只十四，十九始學詩，苦吟何惜累。雖無語可堪，吟懷終似醉，廿六譜求鳳，繼值湯餅面：爲夫已覺難，爲父更不易。弄璋雖云三，依膝今賸二，鹽米照霜毛，牢檻困驂驥，翻思人世間，何事不遊戲；粉筆託生涯，清吟愜素志。尋幽上崔嵬，狂歌驚魑魅。傲骨甘冷落，時苦靈均淚：蹉跎卅年餘，歡愁總兼備。無情是罡風，痛折我右臂，月色何淒清。忍照荊花墜。萱草寄高堂，伊誰同歡待。樞機猶在眼，不惑今轉至，令辰只放歌，不計他日事。」

近作十四章

遊雙髻山

豐山古洞白雲封，松老鱗斑苔跡濃，一嶺朝天巖作笏，雙環（影上）浴日石爲容。指迷樵引臂前路，破夢僧敲夜半鐘，極自虛空身似芥，尋幽獨上最高峰。

書感次韻 錄二

聞道東皇去復來，梅花無語對春開，烽烟猶熾笳聲促，蕞火未消鶴唳哀。一菊尙餘憂國淚，半生慚乏濟時才。孤懷只合栽桃李，肯藉凝香染酒杯。

倭寇憑凌已解兵，天涯揮淚弔田橫！大風一闕懷高帝，湘水長流嘆賈生，未易爲羈旅債，最難忘是故園情。填胸無限滄桑感

，併入玉壺作酒傾。

次旭兄瀕閨機中挾烟霞萬古

樓詩凌八千尺高空而返原玉

萬里煙霞籠九圍，橫空鉄翮作雄飛，江翻白浪何悽咽！野燎紅塵盡殺機。蔽日垂雲鵬北渡，秋風落木雁南歸，凌虛正好舒雙眼，飽覽人間是與非。

暮春過洛陽橋

曾傳蜜宇寫宮芭，千載奇勳樹海涯，一抹臥虹跨夾岸，萬重螭石壓平沙。官頭驛畔棲鴉寂，太守祠邊晚船嘩，曲水青山無限色，一時都入釣魚家。

送白丁夫婦歸金門

樵歌聲激斗牛秋，萬里銀潢入望悠，異地飄零空勒馬，故園歸去有扁舟。樂能思蜀親杜宇，情可盟天效玉鸞，